

范香里的旧时光

■胡光贤

盛夏的风从山野田间吹来，总是带着一股酸酸甜甜的气息。那是范成熟的信号，唤醒我味蕾深处最鲜活的野果记忆。

范是一种草莓状野果，它是民间对蔷薇科悬钩子属多种野生果实的统称，主要包括树莓、覆盆子、悬钩子等，在我的老家，乡亲们把范叫作“菜”。范酸甜兼并，口感很好，常见于山野、田埂处。

每年吃到最早的范是在暮春到初夏之间，那是一种白色果肉里镶嵌着类似芝麻的范，叫作白范，它的藤叶与草莓叶极为相似，只是相对小了很多，这类植物变异后，也会结红色的果实，我们把它叫蛇范，据村里老人说蛇会在它上面吐泡泡，有毒，我们从来不敢吃红色的这种范。

距离我们寨子三公里处，有一个叫杨梅山的地方，顾名思义，杨梅山上生长着很多野杨梅，不过要到八九月份才能成熟。杨梅山有很多草坪，草坪里生长着白范，每次范成熟，成为我们最甜蜜的期盼。当我们其中某一个在村庄附近偶然发现一株快成熟的白范，就会约上大家，放学后回家快速刨了一碗饭，一同奔向杨梅山摘范。在被绿色包裹的杨梅山，白范点缀着调色盘里的斑斑点点，山野的空气里弥漫着范香。

采摘白范的过程充满乐趣和竞争，大家一边摘一边吃，还要比谁摘得最多，谁摘的范更大。有时，我好不容易发现一颗躲在杨梅树下的“范王”，比普通的范大两三倍，却被同伴眼疾手快地摘走，自己只能懊恼地跺脚叹息着。有时我也会展现一下阿Q精神，说那颗大范很可能是从一坨牛粪上长出来的，以此安慰自己受创的小心灵。也有调皮的小伙伴，故意局尿抛洒在范上，让大家都不敢摘周围的范，惹得一阵笑骂和追打。我们摘上满满的一篮子范，肚子也吃得鼓鼓的，此时暮色降临，准备下山回家。

路途中，有的小伙伴打着嗝，有的吃太多了，肚子疼得来不及找一个藏身处，直接蹲在路边哗啦啦地拉了一地。范上面有可能被蚂蚁之类的一些昆虫舔舐过，如果不用清水淘洗，直接食用过多，会造成肚子疼痛，我的肚子都痛了好多次。不论怎样，我们还是带着欢声笑语，满载而归。

进入六月，正是家乡插秧的时

节，有一种顺地爬的藤，它上面的黑范成熟了。因为恰逢插秧时节成熟，且这种范的藤常常长在田埂上，大家把它叫作插秧范。这种范长至成熟时有三种颜色变化，从起初的青色变成红色，再由红色变成黑色，果实如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吃着很爽口，甜蜜中带有一丝酸意，比白范好吃。缺陷就是其藤上有很多刺，摘范时很容易被刺到。

有一次，我背着一背篓秧苗走在两米高的田埂上，从篓里洒出来的水打湿了路面，我的脚一滑，连人带篓从田埂上滚下去，正好从插秧范的藤上滚压过去，顿时屁股上、大腿上刺痛得痒，一道道浸着血丝的划痕烙印在上面，像医生用十几个针头同时扎在我身上，那种痛，让我忍不住流出眼泪。就在我愤怒之时，看到刺藤上挂着一串串黑黝黝的插秧范，淡淡的范香味瞬间激发了我，我摘着范吃，泪水在眼角里打转，酸甜的汁水进入味蕾深处，宛如一剂良药，减缓了我的疼痛。

在我的家乡，除了白范、插秧范外，还有很多美味的范，比如“老虎范”，生长它的树上长有类似花椒树的刺一样，这种范呈圆黑色，比其他的范要大一倍，还有一种酸得很正味的椭圆形黄范，这种范树很难找到，且它的产量比其他范少，但绝对是上上品，浓烈的酸味中夹杂着一丝香甜，实乃野果中的珍宝，至今仍让我难以忘却。

时光如白驹过隙，曾经跟我一起摘范的小伙伴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被岁月的风吹散到天南地北。各自为了生活和梦想打拼着，曾经的欢声笑语，摘范吃范的乐趣，只能在回忆中追寻。而那片生养我们的杨梅山脚下的土地，却依然年复一年，让范花绽放，让果实成熟，让范香凝聚，仿佛在默默等待着远在他乡游子归来。

如今，偶然在红果这座小城的月亮山上，寻觅到几颗野生的范，看着那熟悉的白果子，旧时的摘范场景如放电影般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呈现。轻含一颗在嘴里，酸甜的滋味依旧激悦着我的味蕾，可身旁却再没有那些熟悉的身影。

范香弥漫的旧时光里，快乐是如此简单，如此纯粹，而今却成了一种奢望。

（作者单位：盘州市教育局）

感恩遇见

■务川自治县都满街道中心学校六（4）班学生 吴慧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我遇到了这样一位老师，她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道路。让我在一次次的挑战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她就是我的语文老师许老师。

许老师有一头自然卷的头发，那一头弯弯的头发轻盈地垂在肩头，为她平添了几分温婉的气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那双仿佛能洞察人心的眼睛，深邃而睿智，仿佛总能在不经意间提到我们藏在心底的思绪。

在我的小学生涯中，她用那充满慈爱与智慧的目光引领着我们前行。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学校举办了一场作文比赛，要求各班学生积极参与。班里语文功底深厚的几个同学争先恐后地报名，但我内心蠢蠢欲动，也想参加，却又被自卑的阴影笼罩，总觉得自己写得不好会被人笑话。许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轻轻地走到我的身边，温柔地说：“每个人都有第一次，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这次就当给自己一个机会吧！”在许老师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报名参加了。在高手如云的竞争中我以惨败收场，内心失落极了，心里想：许老师会不会批评我，同学们会不会嘲笑我？我忐忑不安地回到教室。许老师正好在教室，我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不知所措望着许老师。她并没有丝毫的责备，反而笑着对我说：“参与就是胜利，你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你已经赢了。”许老师的话如同春日里的一缕阳光，照进了我心中的不安，那一刻，仿佛有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流动，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

记忆的琴弦拨回到我读五年级时，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学校通知下周的升旗仪式由我们班负责国旗

下讲话，许老师让我代表班级去讲话。接到这种神圣的任务，我丝毫不敢怠慢，根据要求选材、写稿、审稿、每天对着镜子练习，生怕哪个环节出错，甚至在家里对着镜子模拟了无数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满心期待星期一的升旗仪式，幻想着自己精彩的演讲，仿佛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热烈的掌声。然而，天公不作美，星期一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升旗仪式取消。看到窗外瓢泼大雨，我的心沉到了谷底，精心准备却得不到展示，觉得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这时许老师却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说：“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次没讲成，还有下次，每一次的付出都是一种历练。”她的话语如同一股冬日里的一团火，再次温暖了我失落的心房，让我懂得了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一次成长。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又到了六年级，学校又举办了一场趣味语文竞赛，在许老师的鼓励下，我再次鼓起勇气报了名，这次我全力以赴，认真地完成每一道题，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成功夺得冠军。当我站在领奖台上，手里拿着那份沉甸甸的奖状时，我看到了许老师欣慰的笑容，她走过来对我说：“看，努力总会有回报，你抓住了这次机会！”那一刻，我把许老师的鼓励与陪伴化作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紧紧抱住她久久不肯松手。

回望过去，她！亦师亦友，每一次的成功都离不开许老师鼓励与教育，是她让我学会了勇敢、坚持与自信，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前行，遇见了更好的自己。感恩师情，插柳之恩，终身难忘！

指导老师：徐小芳



■赫章县兴发苗族彝族回族乡初级中学
学七年级(2)班 师江兰
指导老师：徐橙

《思南纸韵·共剪美好传承》

■思南县实验幼儿园 郭俊怡



点评：这幅作品展现了“思南剪纸”的传承场景。它不仅呈现了思南剪纸的艺术魅力，更传递出传统技艺在代际间传承、发展的美好画面。

指导老师：
冉华艳 张华艳
宋双会

一场秋雨(外二首)

■蒯海锋

秋分过后，一场秋雨
没有预约，在清晨
悄然而至，浸润着
饥渴的大地

风，携着几片黄叶
在广场的上空恣意飞舞
回望枝头，久久不愿离去

那棵挂满红灯笼的柿子树
静静地伫立山头
眺望季节的诗与远方
为来年的再一次丰收
蓄力

小年日 阳光溢满春天的气息

腊月二十三
北方的小年日
北方的天空下
记忆里的冬寒
被明媚的阳光温柔以待
久违的几朵白云
在蓝天上悠闲地漂浮着
风是那么的柔和

小城边上那条步行道两边的
桂花树
叶子在阳光下越发光亮

几只相思鸟在枝间飞来蹿去
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相互诉说心中的思念

公园里，那些出笼的孩童
脱下过厚重的棉服
追逐嬉戏的欢笑声
惹得一群晒太阳的老人
沉浸在童年时光的回忆里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意

国泰、民安，和谐
天蓝，云淡，风和
小年日，阳光溢满春天的气息

一场冰雪突袭了夜的宁静

腊月二十四，南方的小年节
一场冰雹，毫无征兆
裹挟着雨珠，突袭了宁静的夜

推开窗户一探究竟
月亮隐身，星星躲藏
夜一片漆黑，唯有
风声、雨声、冰雹声
响彻

凝视夜空，我想
风雨过后，明天
又将是阳光明媚

（作者单位：长顺县教育局）

我的取舍

——写作之路

■胡云华

走过大半生，我渐渐明白：人生就像一场不断取舍的旅程。有时放下，不是失去，而是为了迎接另一种可能。那些看似舍弃的，终将在生命里化作别样的光亮，照亮前行的路。

——题记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跳出农门”是无数农村家庭沉甸甸的期盼。对彼时的农家子弟而言，考取中专无疑是条相对稳妥的路径。

1985年，初中毕业的我面临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是读高中考大学，还是考中师跃“农门”，身为农家子，答案不言而喻。

中考放榜，我以全县总分第三的成绩录取中师，父母喜上眉梢，乡邻艳羡。于我，这无异于攥紧了改写命运的绳索——意味着挣脱祖辈世代耕作的宿命，能捧上“铁饭碗”，这是读书改变命运的见证。

当时，县政府出台一则惠策：中考前十名录取中师学生，可免于定向分配，毕业直接进入区（现在的乡镇）所在地小学或县城小学任教。

踏入中师校园，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琼浆，活跃于各种活动，磨砺着自己的综合素养。那段岁月丰盈而明媚，满载着对未来的憧憬，只盼学成归乡，为故土的教育园圃

倾注心力。

毕业那年，恰逢初中母校师资紧缺。老校长亲自跑到教育局要人，点名要我回去。

当我再次踏进熟悉的校园，身份已从当年的学生，悄然变成了老师。站在讲台上，望着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恍惚间，仿佛看见了曾经的自己。

刚教书那几年，我成了哪儿缺人往哪儿顶的“万金油”——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甚至音乐、美术，缺什么我就教什么。

在母校那些年，凭着一股劲儿，先后拿下了大专、本科的文凭。我从班主任做起，干过团总支书记、教务主任，一步步做到副校长，最后接了校长的担子，还被县里评上了“优秀校长”。

在母校的岁月里，心思全扑在家乡的教育上。看着一届届山区的学生毕业、离开，走向高级学校，心里头满满的成就感。

宽更精准者。”他循循善诱，辅以实例，助我领悟。在他春风化雨般的指导下，我的笔力渐次提升。

终于，我的一则短小消息刊载《黔西南日报》“世象”栏目。手捧那带着墨香的样报与微薄的7元稿费单，那份悸动远胜于领取任何薪俸。指尖一遍遍抚过铅印的名字，成就的暖流在胸中激荡。

初尝果实的甘美，写作的热忱便如火燎原。自2008年首篇习作见诸《黔西南日报》至今，这张报纸已默默陪伴我的笔耕之路17载。每日晨起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手机，翻阅《黔西南日报》电子版，寻觅自己的“墨迹”是否登临，同时学习汲取他人笔下的文韵。

光阴流转，我的写作犹如从一株孱弱的幼芽，渐次舒展枝叶。从最初只能刊载寸许“豆腐块”，到后来能从容驾驭千字长文；从只投《黔西南日报》，到作品散见《贵州日报》《贵州民族报》《贵州教育报》等更广阔的园地。作品最多的年份，见报篇章竟逾百数。

写作为我赢得了“黔西南日报特约记者”、州县各级“优秀通讯员”“优秀特约记者”等名衔，作品亦屡获省州县嘉奖。然而，最令我珍视的，是望谟人口中那“望谟民中一支笔”的朴素赞誉。

然而，写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会遇到写作瓶颈，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写什么。那种焦虑和无助感，就像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

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罗春雷老师的话就会在我耳边响起：“写作就像一场马拉松，遇到困难不要轻易放弃，坚持下去，总会看到曙光。”于是，我重新振作起来，静下心来，寻找写作的灵感。后来，长篇稿子不断见报，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

位子不要。”也有人叹气：“这么能写的人，再难找喽！”

做出这个决定，我心里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热爱办公室的工作，但我更爱自己身体。最终，又选了后者，回到了教育教学辅助工作。

未来我将继续用自己的笔，记录教育故事、身边事，培养更多年轻写作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回顾过往人生，我们都会面临多次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学会放下，才能接住另一种可能；学会取舍，才能让人生更加精彩。

（作者单位：望谟民族中学）